

○無子服藥戒

無子之因多起於婦人。醫者不求其因，起於何處，遍閱古方，惟  
柔桂丸其辭確，其意專，用藥溫熱，近乎人情，欣然授之，悅然服  
之，甘受燔灼之禍，猶且懵然不悔。何者？陽精之施也，陰血能攝  
之，精成其子，血成其胞，胎孕乃成。今婦人之無子者，卒由血少  
不足以攝精也。血之少也，固非一端。然欲得子者，必須補其陰  
血，使無虧欠，乃可推其有餘，以成胎孕。何乃輕用熱劑煎熬臟  
腑，血氣沸騰，禍不旋踵矣。或曰：春氣溫和，則萬物必生；冬氣寒  
凜，則萬物消殞。非秦桂丸之溫熱，何由得子？臟溫暖而成胎耶。  
予曰：詩言婦人和平，則樂有子。和則氣血不乖，平則陰陽不爭。  
今得此藥，經血轉紫黑，漸成衰少，或先或後，始則飲食驟進，久  
則口苦而乾，陰陽不平，血氣不和，疾病蜂起，焉能成胎。縱使成

胎生子亦多病。而不壽。以秦桂丸之耗損天真之陰也。戒之慎之。

○房中補益

或問千金方有房中補益法。可用否。予應之曰。傳曰。吉凶悔吝。生乎動。故人之疾病。亦生於動。其動之極也。病而歿矣。人之有生。心為火居上。腎為水居下。水能升而火能降。一升一降。無有窮已。故生意存焉。水之體靜。火之體動。動易而靜難。聖人於此。未嘗忘言也。儒者立教曰。正心。收心。養心。皆所以防此火之動於妄也。醫者立教。恬憺虛無。精神內守。亦所以遏此火之動於妄也。蓋相火藏於肝腎陰分。君火不妄動。相火惟有稟命守位而已焉。有燔灼之虐。燄飛走之狂。勞也哉。易兌取象於少女。兌說也。過少男。艮為咸。咸無心之感也。艮止也。房中之法。有艮止

之義焉。若艮而不止，徒有成賊，何補益之有。竊詳千金之意，彼壯年貪縱者，水之體非向日之靜也。故着房中之法，爲補益之助。此可用於質壯心靜，遇敵不動之人也。苟無聖賢之心，神仙之骨，未易爲也。女法水，男法火，水能制火，一樂於與，一樂與取。此自然之理也。若以房中爲補殺人多矣。况中古以下，風俗日媮，資稟日薄，說夢向癡，難矣哉。

○相火

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陽動而變陰，靜而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各一其性，惟火有二。曰君火，人火也。曰相火，天火也。火內陰而外陽，主乎動者也。故凡動皆屬火，以名而言，形氣相生，配於五行，故謂之君。以位而言，生於虛無，守位稟命，因其動而可見，故謂之相。天主生物，故恒於動。人有此生，亦恒於動，其所以恒。



於動皆相火之爲也。見於天者。出於龍雷。則木之氣出於海。則水之氣也。具於人者。寄於肝腎二部。肝屬木。而腎屬水也。明者肝之腑。膀胱者腎之腑。心胞絡者腎之配。三焦以焦言。而下焦司肝腎之分。皆陰而下者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天之火雖出於木。而皆本乎地。故雷非伏龍。非蟄海。非附於地。則不能鳴。不能飛。不能波也。鳴也。飛也。波也。動而爲火者也。肝腎之陰。悉其相火。人而同乎天也。或曰。相火。天人之所同。何東垣以爲元氣之賊。又曰。火與元氣不兩立。一勝則一負。然則如之何。而可以使之無勝負也。曰。周子曰。神發知矣。五性感物而萬事出。有知之後。五者之性。爲物所感。不能不動。謂之動者。即內經五火也。相火易起。五性厥陽之火相扇。則妄動矣。火起於妄。變化莫測。無時不有。煎熬真陰。陰虛則病。陰絕則必



君火之氣經以暑與濕言之。相火之氣經以火言之。蓋表其暴悍酷烈有甚於君火者也。故曰相火元氣之賊。周子又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朱子曰必使道心常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此善處乎火者。人心聽命乎道心。而又能主之以靜。彼五火之動皆中節。相火惟有裨補造化以為生生不息之運用耳。何賊之有。或曰內經相火注曰少陰少陽矣。未嘗言及厥陰太陽而吾子言之何邪。曰足太陽少陰東垣嘗言之矣。治以炒藥取其味辛。能瀉冰中之火是也。戴人亦言膽與三焦乘火治肝和胞絡都無異。此歷指龍雷之火也。予亦備述天人之火皆生於動。如上文所云者實推廣二公之意。或曰內經言火不一。往往於六氣見之。言臟腑者未之見也。二公豈他有所據耶。子能為我言之乎。經曰百病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之動。

而為變者，岐伯歷舉病机一十九條，而屬火者五。此非相火之為病之出於臟腑者乎？攷諸內經，少陽病為患痲，太陽病時患仆，少陰病督暴瘖鬱，胃不知人，非諸熱贅愆之屬火乎？少陽病惡寒鼓慄，膽病振寒，少陰病洒淅惡寒振慄，厥陰病洒淅振寒，非諸禁鼓慄如喪神守之屬火乎？少陽病嘔逆，厥氣上行，膀胱病衝頭痛，太陽病厥氣上衝胸，小人控羣引腰脊，上衝心，少陰病氣上衝胸，嘔逆，非諸逆衝上之屬火乎？少陽病讞妄，太陽病讞妄，膀胱病狂顛，非諸躁狂越之屬火乎？少陽病，肘腫善驚，少陰病，督熱以酸，肘腫不能久立，非諸病肘腫疼酸驚駭之屬火乎？又原病式曰：諸風掉眩，屬於肝火之動也；諸風臍之病痿，屬於肝火之升也；諸濕腫滿，屬於脾火之勝也；諸痛痒瘡瘍，屬於心火之用也。是皆火之為病，出於臟腑者然也。注文未之發耳。

以陳無擇之通敏且以暖熾論君火日用之火言相火而又不曾深及宜乎後之人不無龍瞽也悲夫。

○茹淡

或問內經謂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又曰地食人以五味。古者年五十食肉子今年邁七十矣。盡卻鹽醯豈中道乎。何子之神茂而色澤也。曰味有出於天賦者有成於人爲者。天之所賦者若穀菽菜果自然冲和之味。有食人補陰之功。此內經所謂味也。人之所爲者皆烹飪調和偏厚之味。有致疾伐命之毒。此吾子所疑之味也。今鹽醯之卻非真茹淡者。大麥與粟之醎粳米山藥之甘。葱薤之辛之類皆味也。子以爲淡乎。安於冲和之味者心之收火之降也。以偏厚之味爲安者欲之縱火之勝也。何疑之有。內經又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非天賦之味乎。陰之五官



傷在五味。非人爲之味乎。聖人防民之具。於是爲備。凡人飢則必食彼粳米甘而淡者。土之德也。物之屬陰而最補者也。惟可與菜同進。經以菜爲充者。恐於飢時頓食。或慮過多。因致胃損。故以菜助其充足。取其疏通而易化。此天地生物之仁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傳曰。賓主終日百拜而酒三行。以避酒禍。此聖人施教之意也。蓋穀與肥鮮同進。厚味得穀爲助。其積之也久。寧不助陰火而致毒乎。故服食家。在卻穀者則可不卻穀而服食。未有不被其毒者。內經謂久而增氣。物化之常。氣增而久。天之由也。彼安於厚味者。未之思耳。或又問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何不言氣。補曰。味陰也。氣陽也。補精以陰。求其本也。故補之以味。若甘草白朮地黃澤瀉五味子天門冬之類。皆味之厚者也。經曰。虛者補之。正此意也。上文謂形不足者。溫之以氣。

夫爲勞倦所傷氣之虛故不足溫者養也溫存以養使氣自充氣完則形完矣故言溫不言補經曰勞者溫之正此意也彼爲局方者不知出此凡諸虛損症悉以溫熱佐輔補藥名之曰溫補不能求經旨者也。

○夏月伏陰在內

天地以一元之氣化生萬物根於中者曰神机根於外者曰氣血萬物同此一氣人靈於物形與天地參而爲三者以其得氣之正而通也故氣升亦升氣浮亦浮氣降亦降氣沉亦沉人與天地同一橐籥子月一陽生陽初動也寅月三陽生陽初出於地也此氣之升也巳月六陽生陽盡出於上矣此氣之浮也人之腹屬地氣於此時浮於肌表散於皮毛腹中虛矣經曰夏月經滿地氣溢滿入脉絡受血皮膚充實天夏氣在肌肉所以表

實表實者裏必虛。世言夏月伏陰在內。此陰字有虛之義。若作陰冷看。其悞甚矣。或曰以手捫腹。明知其冷。非冷而何。前人治暑病。有玉龍丸。大順散。桂苓丸。單煮良薑。與縮脾飲。用草菓等。皆行溫熱之劑。何吾子不思之甚也。予曰。春夏養陽。王太僕謂春食涼。夏食寒。所以養陽也。其意可見矣。若夫涼臺水閣大扇風車。陰水寒泉。果冰雪涼之傷。自內及外。不用溫熱。病何由安。詳玩其意。實非爲內伏陰而用之也。前哲又謂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逆之。若於夏月火令之時。妄投溫熱。寧免實實虛虛之患乎。或曰。巳月純陽。於理或通。五月一陰。六月二陰。非陰冷而何。予曰。此陰之初動於地下也。四陽浮于地上。燔灼燦流。金燦石。何陰冷之有。孫真人製生脉散。今人夏月服之。非虛而何。



○倒倉法

經曰。腸胃爲市。以其無物不有。而穀爲最多。故謂之倉。若積穀之室也。倒者。傾去積舊而滌濯。使之潔淨也。胃居中。屬土。喜容受而不能自運者也。人之飲食。過適口之物。寧無過量而傷積之乎。七情之偏。五味之厚。寧無傷於沖和之德乎。糟粕之餘。停痰瘀血。互相糾纏。日積月深。鬱結成聚。甚者如核桃之穰。諸般奇形之蟲。中宮不清矣。土德不和矣。誠於中。形於外。發爲癰瘡。爲勞瘵。爲蠱脹。爲癩疾。爲無名奇病。先哲製爲萬病丸。溫白丸。等劑。攻補兼施。寒熱並用。期中病情。非不功巧。然不若倒倉之爲便捷也。以黃牡牛擇肥者。買一二十斤。長流水煮糜爛。融入湯中。爲液。以布濾出渣滓。取淨汁。再入鍋中。文火熬成琥珀色。則成矣。每飲一鍾。少時又飲。如此者。積數十鍾。寒月則重湯溫。

而飲之病在上者欲其吐多。病在下者欲其利多。病在中者欲其吐下俱多。全在活法而爲之。緩急多寡也。須先置一室明快而不通風者。以安病人視所出之物。可盡病根。則止吐利。後或渴不得與湯。其小便必長。取以飲。病者名曰輪迴。酒與一二椀。非惟可以止渴。抑且可以滌濯餘垢。睡一二日。覺飢甚。乃與粥。淡食之。待三日後。始與少菜羹。自養半月。覺精神渙發。形體輕健。沉疴悉去矣。其後須五年忌牛肉。牛坤土也。黃土之色也。以順爲德而效法乎。健以爲功者。牡之用也。肉者胃之樂也。熟而爲液。無形之物也。橫散入肉絡。由腸胃而滲透肌膚。毛竅爪甲無不入也。積聚久。則形質成。依附腸胃。回薄曲折。處以爲栖泊之窠。曰限礙津液。氣血薰蒸。燔灼成病。自非剖腸刮骨之神妙。孰能去之。又豈合勺銖兩之丸散所能竅犯其藩墻戶牖乎。竊

詳肉液之散溢腸胃受之其厚百倍於前有似乎腫其回薄曲折處非復向時之舊肉液充滿流行有如洪水泛漲其浮莖陳朽皆推逐蕩漾順逐而下不可停留表者因味而汗清道者因吐而湧濁道者自泄而去凡屬滯礙一洗而定牛肉全重厚和順之性盎然渙然潤澤枯槁補益虛損寧無精神渙發之樂乎正似武王克商之後散財發粟以賑殷民之仰望也其方出於西域之異人入於中年後亦如前法行之一二次亦能卻病實養壽之一助也。

○飲食所傷

陰陽應象論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腑痺論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乃混言之也分之爲二飲也食也飲者水也無形之氣也因而大飲則氣逆形寒飲



冷則傷肺病則為喘咳為腫滿為水瀉輕則當發汗利小便使  
上下分消其濕解醒湯五苓散生薑半夏枳實白木之類是也  
如重而畜積為滿者芫花大戟甘遂牽牛之屬利下之此其治  
也食者物也有形之血也如生氣通天論云因而飽食筋脉橫  
解腸澀為痔又云食傷太陰厥陰寸口大於人迎兩倍三倍者  
或嘔吐或痞滿或下痢腸澀當分寒熱輕重而治之輕則內消  
重則除下如傷寒物者半夏神麴乾薑三稜廣茂巴豆之類主  
之如傷熱物者以枳實白木青皮陳皮麥蘖黃連大黃之類主  
之亦有宜吐者陰陽應象論云在上者因而越之瓜蒂散之屬  
主之然而不可過劑過劑則及傷腸胃蓋先因飲食自傷又加  
之以藥過故腸胃復傷而氣不能化食愈難消矣漸至羸困故  
五常政大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凡毒

治病不可過之此聖人之深戒也

○勞倦所傷

調經篇云陰虛生內熱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而胃氣熱熱氣薰胸中故內熱舉痛論云勞則氣耗勞則喘且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矣夫喜怒不節起居不時有所勞傷皆損其氣氣衰則火旺火旺則乘其脾土脾主四肢故困熱無氣以動懶於語言動作喘之表熱自汗心煩不安當病之時宜安心靜坐以養其氣以甘寒瀉其熱火以酸味收其散氣以甘溫補其中氣經言勞者溫之損者溫之者是也金匱要略云平人脈大為勞脈極虛亦為勞矣夫勞之為病其脈浮大手足煩熱春夏劇秋冬差脈大者熱邪也極實者氣損也春夏劇者時助邪也以黃芪建中湯治之此亦溫之之意也夫上古聖人

秋冬劇者時勝邪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形與神俱百歲乃去。此謂治未病也。今時之人。去聖人久遠。則不然。飲食失節。起居失宜。妄作勞役。形氣俱傷。故病起而後藥之。是治其已病也。推其百病之源。皆因飲食勞倦。而胃氣元氣散解。不能滋榮百脉。灌溉臟腑。衛護周身之所致也。故蒼天之氣。貴清靜。陽氣惡煩勞。噫。飲食喜怒之間。寒暑起居之際。可不慎歟。

○內傷治戒

易水張先生常戒不可峻利食藥。下咽未至。藥丸施化。其標皮之力始開。便言快也。所傷之物已去。若更待一兩時辰。許藥盡化。開其藥峻利。必有情性。病去之後。脾胃既損。是真氣元氣敗壞。促人之壽。當時說下一藥。枳實一兩。麩炒黃色。白朮二兩。只此二味。荷葉裹燒飯爲丸。以白朮苦甘溫。其甘溫補脾胃之元。



氣其苦味除胃中之濕熱利腰臍間血故先補脾胃之弱過於  
枳實尅化之藥一倍枳實味苦寒泄心下之痞悶消化胃中所  
傷此一藥下胃其所傷不能卽去須待一二時辰許食則消化  
是先補其虛而後化其所傷則不該利矣當是之時未悟用荷  
葉燒飯爲丸之理老年味之始得可謂奇矣荷葉之物中央空  
象震卦之體震者動也人感之生足少陽甲膽也甲膽者風也  
生化萬物之根蒂也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人之飲食入  
胃營氣上行卽少陽甲膽之氣也其手少陽三焦經人之元氣  
也手足經同法便是少陽元氣生發也胃氣穀氣元氣甲膽上  
升之氣一也異名雖多止是胃氣上升者也荷葉之體生於水  
土之下出於污穢之中不爲污穢所染挺然獨立其色青形乃  
空青而象風木者也食藥感此氣之化胃氣何由不上升乎其

生意用此一味爲引用。所謂遠識深慮。合於道者也。更以燒飯和藥。與白朮協力滋養穀氣而補令胃厚。再不至內傷。其利廣矣。大矣。若內傷脾胃。食之熱物。酒肉之類。自覺不快。覓藥於醫。醫者亦不問所傷。付之集香丸。小丁香丸。巴豆大熱藥之類。下之。大便下。則物去。遺留食之熱。性藥之熱。性重傷元氣。則七神不熾。經云。熱傷氣。正謂此也。其人必無氣以動。而熱困四肢。不舉。傳變諸疾。不可勝數。使人真氣自此衰矣。若傷生冷硬物。醫或用大黃牽牛二味。大寒藥投之。物隨藥下。所傷去矣。隨留食之寒性藥之寒性。重瀉其陽。陽去則皮膚筋肉血脉。無所依倚。便爲虛損之証。論言及此。令人寒心。夫辛辣薄味之藥。無故不可亂服。非止牽牛而已。至真要大論云。五味入口。各先逐其所喜攻。攻者尅伐瀉也。辛味下咽。先攻瀉肺之正氣。氣者真氣元

氣也。其牽牛之辛辣猛烈傷人尤甚。飲食所傷腸胃受邪。當以苦味泄其腸胃可也。肺與元氣何罪之有。用牽牛大罪。有五。此其一也。况胃主血。爲物所傷。物者有形之物也。皆是血病。血病而瀉氣。其罪二也。且飲食傷之於中焦。止合尅化消導。其食重瀉上焦。肺中已虛之氣。其罪三也。食傷腸胃。當塞。因塞用。又曰寒因寒用。枳實大黃苦寒之物。以泄有形。是也。反以辛辣牽牛散瀉真氣。其罪四也。殊不知鍼經有云。外來客邪風寒傷人。五臟若悞瀉胃氣。必死。悞補亦死。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若內傷腸胃。而反瀉五臟。必死。悞補亦死。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今內傷腸胃。是謂六腑不足之病。反瀉上焦。虛無肺氣。肺者五臟之一數也。雖不卽死。爲牽牛之類。朝損暮損。其元氣消耗。不得終其天年。但人不覺耳。將爲天年已盡。此乃暗裏折人壽數。其罪



五也。良可哀歎。故特著此論。并方。庶令四海聞而行之。不至天橫耳。此吾之用心也。胃氣不可不養。復明養胃之理。內經云。安穀者昌。絕穀者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仲景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故血不可不養。胃不可不溫。血溫胃和。榮衛將行。常有天命。穀者身之大柄也。書與周禮皆云。金木水火土。穀惟修以奉養五臟者也。內傷飲食。固非細事。苟妄服食藥。而輕生損命。其可乎哉。黃帝鍼經有說。胃惡熱而喜清冷。大腸惡清冷而喜熱。兩者不和。何以調之。岐伯曰。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悽愴。暑無出汗。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淒淒。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是必有因。用豈可用。俱寒俱熱之藥。倉卒致損。與以序殺人者。何異。內經說內傷者。其氣口脈。反大於人迎。一倍二倍三

倍分經用藥。又曰：上部有脉，下部無脉，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如但食不納，惡心欲吐者，不問一倍二倍，不當止，與瓜蒂散吐之。但以指或以物探去之。若所傷之物，堯不盡者，更診其脉，問其所傷，以食藥去之，以應塞因塞用。又謂之寒因寒用，泄而下降，乃應太陰之用。其中更加升發之藥，令其元氣上升，塞因通用。因曲而為直，何為曲？內傷胃氣是也。何為直？因而升發胃氣是也。因其飲食之內傷，而使生氣增益，胃氣究復。此乃因曲而為之直也。若分經用藥，其所傷之物，寒熱溫涼，生硬柔軟，所傷不一，難立定法。只隨所傷之物不同，各立治法。臨時加減用之。其用藥，又當問病人從來稟氣盛衰，所傷寒物熱物，是喜食而食之耶？不可服破氣藥。若乘飢因而傷之邪，當益胃氣，或為人所勉勸強食之，宜損血而益氣也。診其脉候，傷在何臟，可與對病。

之藥豈可妄瀉天真生氣以輕喪身寶乎。且如先食熱物而不傷繼之以寒物。因後食致前食亦不消化而傷者。當問熱食寒食孰多孰少。斟酌與藥無不當矣。喻如傷熱物二分。寒物一分。則當用寒藥二分。熱藥一分。相合而與之。則榮衛之氣必得周流。更有或先飲酒而後傷寒冷之食。及傷熱食冷水與冰。如此不等。皆當驗其節次所傷之物。約量寒熱之劑分數。各各對証與之。無不取效矣。

○傷寒溫病熱病說

有病因有病名。有病形。辯其因。正其名。察其形。三者俱當。始可以言治矣。一或未明而曰不悞於人。吾未之信也。且如傷寒。此以病因而為病名者也。溫病熱病。此以天時與病形而為病名者也。由三者皆起於感寒。或者通以傷寒稱之。夫通稱傷寒者。



原其因之同耳。至於用藥則不可一例而施也。何也。夫傷寒蓋感於霜降後春分前。然不即發鬱熱而發於春夏者也。傷寒即發於天令寒冷之時。而寒邪在表。閉其腠理。故非辛甘溫之劑不足以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之所以必用也。溫病熱病後發於天令暄熱之時。怫熱自內而達於外。鬱其腠理。無寒在表。故非辛涼或苦寒或酸苦之劑不足以解之。此仲景桂枝麻黃等湯獨治外者之所以不可用。而後人所處冰解散。大黃湯千金湯防風通聖散之類。兼治內外者之所以可用也。夫即病之傷寒。有惡風惡寒之証者。風寒在表。而表氣受傷。故也。後發之溫病。熱病有惡風惡寒之証者。重有風寒。新中而表氣亦受傷。故也。若無新中之風寒。則無惡風惡寒之証。故仲景曰。太陽病發熱而渴。不惡寒者。爲溫病。溫病如此。則知熱病亦如此。是

則不渴而惡寒者。非溫熱病矣。然或有不因新中風寒。亦見惡風惡寒之証者。蓋病人表氣本虛。熱達於表。又重傷表氣。故不禁風寒。非傷風惡風傷寒惡寒也。但衛虛則惡風。榮虛則惡寒耳。溫病熱病。亦有先見表証。而後傳裏者。蓋怫熱自內達外。熱鬱腠理。不得外泄。遂復還裏而成。可攻之証。非如傷寒從表而始也。或者不悟此理。乃於春夏溫病熱病。而求浮鑿之脈。不亦疏乎。殊不知緊爲寒脈。有寒邪則見之。無寒邪則不見也。其溫病熱病。或見緊脈者。乃重感不正之暴寒。與內傷過度之飡食也。豈其本然哉。又或者不識脈形。但見弦便呼爲緊。斷爲寒而妄治。蓋脈之盛而有力者。每每兼弦。豈可錯認爲緊。而斷爲寒。夫溫病熱病之脈。多在肌肉之分。而不甚浮。且右手反盛於左手者。誠由怫熱在內故也。其或左手盛或浮者。必有重感之風。

寒否則非溫病熱病自是暴感風寒之病耳。凡溫病熱病若無重感表証雖間見而裏病爲多。故少有不渴者。斯時也法當治裏熱爲主而解表蕪之。亦有治裏而表自解者。余每見世人治溫熱病。雖誤攻其裏。亦無大害。誤發其表。變不可言。此足以明其熱之自內達外矣。其間有誤攻裏而致大害者。乃春夏暴寒所中之疫証。邪純在表。未入於裏故也。不可與溫病熱病同論。夫惟世以溫病熱病混稱傷寒。故每執寒字以求浮緊之脈。以用溫熱之藥。若此者。因名亂實而戕人之生。名其可不正乎。又方書多言四時傷寒。故以春夏之溫病熱病與秋冬之傷寒一類視之。而無所別。夫秋冬之傷寒。真傷寒也。春夏之傷寒。寒疫也。與溫病熱病自是兩途。豈可同治。吁。此弊之來。非一日矣。歷攷方書。並無救弊之論。每每雷同。良可痛哉。雖然。傷寒與溫病。



熱病其攻裏之法若果是以寒除熱固不必求異其發表之法  
斷不可不異也。况傷寒之症傷陰經與太陽雖傷不及鬱熱即  
傳陰經爲寒症而當溫者。又與溫病熱病大不同其可妄治乎。  
或者知一不知二故謂仲景發表今不可用而攻裏之藥乃可  
用嗚呼其可用不可用之理果何在哉若能辯其因正其名察  
其形治法其有不當者乎。彼時行不正之氣所作及重感異氣  
而變者則又當觀其何時何氣忝酌傷寒溫熱病之法損益而  
治之尤不可例以仲景卽病傷寒藥通治也。

○亢則害承乃制

謹按內經帝曰願聞地理之應二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  
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  
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

治之。復行一步。君火治之。相火之下。水氣承之。水位之下。土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風位之下。金氣承之。金位之下。火氣承之。君火之下。陰精承之。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乃制。制生則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嘗觀夫陰陽五行之在天地間也。高者仰之。下者舉之。強者折之。弱者濟之。蓋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不如是則高者愈高。下者愈下。強者愈強。弱者愈弱。而乖亂之政。日以極矣。天地其能位乎。雖然。高也。下也。弱與強也。亦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也。故易也者。造化之不可常也。惟其不可常。故神化莫能以測。莫測故不息也。可常則息矣。亢則害。承乃制者。其莫或使然而自不能不然者歟。夫太僕河間已發揮者。茲不贅。及其未悉之旨。請推而陳之。夫自顯明之右。止君火治之。十五句。言六節所治之位也。自相火之

下。止陰精承之十二句。言地理之應乎歲氣也。亢則害承乃制。二句。言抑其過也。制生則化止生化大病四句。言有制之常。與無制之變也。承猶隨也。然不言隨而曰承者。以下言之。則有上奉之象。故曰承雖謂之承。而有防之之義存焉。亢者過極也。害者害物也。制者克勝之也。然所承也。其不亢則隨之而已。故雖承而不見。既亢則克勝。以平之承斯見矣。然而迎之不知其所來迹之。不知其所上。固若有不可必者。然可必者。常存乎杳冥恍惚之中。而莫之或欺也。河間曰。已亢過極。則反似勝已之化。似也者。其可以形質求哉。故後篇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少陰所至為熱生。終為寒之類。其為風生為熱生者。亢也。其為肅。少為寒者。制也。又水發而為電雪。土發而飄驟之類。其水發上發者。亢也。其電雪飄驟者。制也。若然者。蓋造化之常。不能以無亢。



亦不能以無制焉耳。夫前後二篇所主雖有歲氣運氣之殊。然  
亢則害承乃制之道。蓋無往而不然也。惟其無往而不然。故求  
之於人則五臟更相平也。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五臟更相平  
非不亢而防之乎。一臟不平。所不勝平之。非既亢而克勝之乎。  
姑以心火而言。其不亢則腎水雖心火之所畏。亦不過防之而  
已。一或有亢。卽起而克勝之矣。餘臟皆然。制生則化。當作制則  
生化。蓋傳寫之誤。而釋之讀之者。不覺求之不通。遂併遺四句  
而弗取。殊不知上二者。止言亢而害。害而制耳。此四句乃害與  
制之外之餘意也。苟或遺之。則無以見經旨之周悉矣。制則生  
化。正與下文害則敗亂相對。辭理俱順。不勞曲說。而自通。制則  
生化者。言有所制。則六氣不至於亢。而爲平。平則萬物生。生而  
變化無窮矣。化爲生之盛。故生於化也。外列盛衰者。言六氣

分布主治。迭爲盛衰。昭然可見。故曰外列。害則敗亂。生化大病者。言旣亢爲害而無所制。則敗壞垂亂之政行矣。敗壞垂亂之政行。則其變極矣。其災甚矣。萬物其有不病者乎。生化指所生所化者言。謂萬物也以變極而災甚。故曰大病。主生化以造化之用言。下生化以萬物言。以人論之。制則生化。猶元氣周流。滋營一身。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體九竅皆藉焉。以爲動靜云爲之。主生化大病。猶邪氣恣橫。正氣耗散。凡五臟六腑四肢百體九竅舉不能遂其運用之常也。或以害爲自害。或以承爲承襲。或以生爲自無而有。化爲自有而無。或以二生化爲一意。或以夫病爲喻造化之机息。此數者皆非也。且夫人之氣也。固亦有亢而自制者。苟亢而不能自制。則湯液鍼石導引之法以爲之助。若天地之氣。其亢而自制者。固復於平亢而不制者。其孰助哉。

雖然造化之道苟變至於極則亦終必自反而復其常矣學者能本之太僕河間而參之此論則造化樞紐之詳亦庶矣乎然張戴人治法心要則曰假令水爲母木爲子當春旺之時冬令猶在即水亢也水亢極則木令不至矣木者繼冬而承水也水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木無權也木無權則無以制土土既旺則水乃受制也土者繼長夏之令也水受土制熱克其寒也受而爲溫此其權也又如火爲母土爲子當長夏之時暄令猶在即火亢也火既亢極則濕令不至矣溫者繼夏而承火也火既亢則害其所承矣所以溫無權也溫無權則無以制水水既旺則火乃受制也水者嚴冬之令也火受水制寒克其熱也變而爲土溫土斯得其權也斯言也推之愈詳而違經愈遠矣或曰心要者他人成之蓋得於所聞之僞耳



○中暑中熱辯

潔古云。靜而得之爲中暑。動而得之爲中熱。中暑者。陰症。中熱者。陽症。東垣云。避暑熱於深堂。大處得之者。名曰中暑。其病必頭痛惡寒。身形拘急。肢節疼痛。而煩心。肌膚火熱。無汗。爲房室之陰寒所遏。使周身陽氣不得伸越。大順散主之。若行人或農夫。於日中勞役得之者。名曰中熱。其病必苦頭痛。發躁熱。惡熱。捫之肌膚大熱。心必渴。引飲汗大泄。無熱以動。乃爲天熱。外傷肺氣。蒼朮白虎湯主之。竊謂暑熱者。夏之令也。大行於天地之間。人或勞動。或飢餓。元氣虧乏。不足以禦夫令亢極。於是受傷而爲病。名曰中暑。亦名曰中熱。其實一也。今乃以動靜所得分之。何哉。夫中暑熱者。固多在勞役之人。勞役則虛。虛則邪入。邪入則病。不虛則天令雖亢。亦無由以傷之。彼避暑於深堂。大厦。

得頭疼惡寒等症者。蓋亦傷寒之類耳。不可以中暑名之。其所  
以煩心與肌膚火熱者。非暑邪也。身中陽氣受陰寒所遏。而作  
也。既非暑邪。其可以中暑名乎。苟欲治之。則辛溫輕揚之劑。發  
散可也。夫大順散一方。甘草最多。乾薑杏仁肉桂次之。除肉桂  
外。其三物皆炒者。原其初意。本爲冒暑伏熱。引飲過多。脾胃受  
濕。嘔吐水穀不分。臟腑不調。所立。故甘草乾薑皆經火炒。又肉  
桂而非桂枝。蓋溫中藥也。內有杏仁。不過取其能下氣耳。若以  
此藥治前而得之之症。吾恐不能解表及增內煩矣。今世俗往  
往不明。類曰。夏月陰氣在內。大順散爲必用之藥。吁。其誤也。不  
亦甚歟。夫陰氣非寒氣也。蓋夏月陽氣發散於外。而陰氣則在  
內耳。豈空視陰氣爲寒氣。而用溫熱之藥乎。陰果爲寒。何以夏  
則飲水乎。其蒼朮白虎湯。雖宜用。然亦豈可視爲通行之藥。必

參之治暑諸方。隨所見之証而用之。然後合理。若夫所謂靜而得之之証。雖當暑月。卽非暑病。宜分出之。勿使後人有似同而異之感。

○積熱沉寒

人之所藉以生者氣也。氣者何。陰陽是也。夫陰與陽。可以和平。可以乖而否。善攝與否。吉凶於是乎岐之。夫惟攝之不能以皆善也。故偏寒偏熱之病。始莫逃於乖否之餘矣。雖然寒也熱也。苟未至於甚粗工爲之而不難。設熱積而寒沉。良工猶弗能以爲計。况其下乎。柰之何。俗尚顛蒙。恪持方藥。愈投愈盛。迷不之反。豈知端本澄源。中含至理。執其樞要。衆妙俱呈。且以積熱言之。始而涼和。次而寒取。寒取不愈。則因熱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苦寒頻歲而弗停。又以沉寒言之。始而溫和。次



而熱取熱取不愈則因寒而從之從之不愈則技窮矣由是辛  
熱比年而弗止嗟夫苦寒益深而積熱彌熾辛熱太過而沉寒  
愈滋苟非大聖慈仁明垂樞要生也孰從而全之經曰謂寒之  
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屬也者其  
樞要之所存乎斯旨也王太僕知之故曰益火之原以消陰翳  
壯水之主以制陽光又曰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  
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吁混乎千言  
萬語之間殆猶和璧之在璞也其至久湮豈過焉者石之而弗  
鑒乎余僭得而推衍之夫偏寒偏熱之病其免者固千百之一  
二而積熱沉寒亦恐未至於數見也然而數見者得非粗工不  
知求屬之道不能防微杜漸遂至滋蔓難圖以成之歟夫寒之  
而熱者徒知以寒治熱而不知熱之不衰者由之真水之不足

也。熱之而寒者。徒知以熱治寒。而不知寒之不衰者。由乎真火之不足也。不知真水火不足。混以寒熱藥治之。非惟臟腑習熟藥。反見化於其病。而有者弗去。無者復至矣。故取之陰。所以益腎水之不足。而使其制夫心火之有餘。取之陽。所以益心火之不足。而使其勝夫腎水之有餘也。其指水火也。屬猶主也。謂心腎也。求其屬者。言水火不足。而求之於心腎也。火之原者。陽氣之根。卽心是也。水之主者。陰氣之根。卽腎是也。非謂火爲心。而原爲肝。水爲腎。而主爲肺也。寒亦益心。熱亦強腎。此太僕達至理於規矩準繩之外。而非迂士曲生之可以跂及矣。彼迂士曲生。不明真水火於寒熱之病。有必制必勝之道。但謂藥未勝病久。遠期之。是以恪守方藥。愈投愈盛。卒至殞滅。而莫之悟。嗚呼。悲夫。余見積熱沉寒之治。每蹈於覆轍矣。因表而出之以勸。

○煎厥

內經曰。陽氣者。頤旁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煎厥。目盲不可  
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王氏註曰。  
張筋脉臃脹也。精絕精氣竭絕也。既傷腎氣。又損膀胱。故當夏  
時。使人煎厥。斯乃房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聽。則志意心神  
筋骨腸胃。潰潰乎若壞汨汨乎煩悶。而不可止。愚竊味經義。其  
旨昭然。若無待於解者。何註釋乖遠如此乎。請重釋之。夫陽氣  
者。人身和平之氣也。煩勞者。凡過於動作皆是也。張主也。謂亢  
極也。精陰氣也。辟積。猶積疊。謂拂鬱也。衣褶謂之襞。積者亦取  
積疊之義也。積水之奔散曰潰。都。猶隄防也。汨汨水流而不止  
也。夫充于身者。一氣而已。本無異類也。卽其所用。所病而言之  
於是乎。始有異名耳。故平則爲正。亢則爲邪。陽氣則因其和以



養人而名之。及其過動而張亦卽陽氣亢極而成火耳。陽盛則陰衰故精絕水不制火故亢火鬱積之甚。又當夏月火旺之時故使人煩熱之極。若煎迫然而氣逆上也。火炎氣逆故目盲耳閉而無所用。此陽極欲絕故其精敗神去不可復生。若隄防之崩壞而所儲之水奔散滂流莫能以遏之矣。夫病至於此是壞之極矣。王氏乃因不曉都字之義遂略去此字而謂之若壞其可乎哉。又以此病純爲房患以張爲筋脉腫脹以汨汨爲煩悶皆非是。

○小便原委

靈樞經云。水穀者常并居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濟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王冰曰。水浪自回腸泌別汁滲入膀胱之中。胞氣化之而爲溺以泄出也。楊介

云水穀自小腸盛受於闌門以分別也。其水則滲灌入於膀胱。上口而爲溲。便詳上三說。則小便卽泌別之水液。滲入膀胱以出者也。素問則曰。飲入於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則小便又似水飲精微之氣上升。脾肺運化而後成者也。彼此不同。將何所憑乎。曰。憑夫理耳。且夫溲溺者。果何物耶。水而已矣。水之下流。其性則然也。故飲入於胃。其精氣雖上升。其飲之本體。固不能上升也。既不能上升。則豈可謂小便獨爲氣化所成者哉。惟其不能上升者。必有待於能上升者。爲之先導。故素問又曰。膀胱者。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且水者氣之子。氣者水之母。氣行則水行。氣滯則水滯。或者又謂小便純由泌別。不由運化。蓋不明此理故也。雖然。膀胱固曰津液之府。至於受盛津液。則又有胞而居膀胱之中焉。

杏苑生春 卷之一 六  
故素問曰。胞移熱於膀胱。靈樞經曰。膀胱之胞薄。以濡。類纂曰。膀胱者。胞之室。且夫胞之居於膀胱也。有上口而無下口。津液既盛於胞。無由自出。必因乎氣化而後能漸浸潤於胞外。積於胞下之空處。遂焉溺。以出於前陰也。素問所謂膀胱津液藏焉者。蓋舉膀胱以該胞也。若曰胞下無空處。則人溺急時。至廁安能卽出乎。夫惟積滿胞下空處。而不可再容。故急急則至廁卽出矣。或言胞有下口而無上口。或言胞上下皆有口。或言胞有小竅爲注泄之路。不亦妄歟。

○瀉南方補北方

難經七十五篇曰。經筵東方實。西方虛。瀉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木也。西方金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



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則知肝實。西方者肺也。則知肝虛。瀉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水者木之母也。水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瀉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也。經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此之謂也。夫實則瀉之。虛則補之。此常道也。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亦常道也。人皆知之。今肝實肺虛。乃不瀉肝而瀉心。此則人亦知之。至於不補肺。補脾而補腎。此則人不能知。惟越人知之耳。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以常情觀之。則曰。心火實。致肝木亦實。此子能令母實也。脾土虛。致肺金亦虛。此母能令子虛也。心火實。固由自旺。脾土虛。乃由肝木制之。法當瀉心補脾。則肝肺皆平矣。越人則不然。其子能令母實。子謂火。母謂木。固與常情無異。其母能令子虛。母謂水。子謂木。則與常情不同矣。故曰。水者木之母也。子

能令母實一句言病因也。母能令子虛一句言治法其意。蓋曰  
火為木之子。子助其母。使之過分。而為病矣。今將何以處之。惟  
有補水瀉火之治而已。夫補水者。何謂也。蓋水為木之母。若補  
水之虛。使力可勝火。火勢退而木勢亦退。此則母能虛子之義  
所謂不治之治也。此虛字與精氣奪則虛之虛不同。彼虛謂耗  
其真而人虛此虛謂抑其過而欲虛之也。  
若曰不然。則母能令子虛一句。將歸之於脾肺乎。既歸之於脾  
肺。則今之何不補之於脾乎。且夫五行之道。其所畏者。畏所克  
耳。今火大旺。水大虧。火何畏乎。惟其無畏。何愈旺。而莫能制。苟  
非茲水以求勝之。孰能勝也。水勝火三字。此一人寓意處。當細  
觀之。勿輕忽也。雖瀉火補水並言。然其要又在於補水耳。後人  
乃曰獨瀉火而不用補水。又曰瀉火即是補水。得不大違越人  
與經之意乎。若果不用補水。經必不言補。比方。越人必不言補。

水矣。雖然水不虛而火獨暴旺者固不必補水亦可也。若先因水虛而致火旺者不補水可乎。水虛火旺而不補水則藥至而暫息藥過而復作將積年累月無有窮已安能絕其根哉。雖苦寒之藥通爲抑陽扶陰不過瀉火邪而已終非腎臟本藥不能以滋養北方之真陰也。欲滋真陰捨地黃黃蘗之屬不可也。且夫肝之實也其因有二。心助肝肝實之一因也。肺不能制肝肝實之二因也。肺之虛也其因有二。心克肺肺虛之一因也。脾受肝克而不能生肺肺虛之二因也。今補水而瀉火火退則木氣削又金不受克而制木東方不實矣。金氣得平又土不受克而生金西方不虛矣。若以虛則補母言之肺虛則當補脾豈知肝勢正盛克土之深雖每日補脾安能敵其正盛之勢哉。縱使土能生金金受火克亦所得不償所失矣。此所以不補土而補



水也。或疑木旺補水。恐水生木。而木愈旺。故聞獨瀉火不補水之論。欣然而從之。殊不知木已旺矣。何待生乎。况水之虛。雖後補尚不能復其本氣。安有餘力生木哉。若能生木。則能勝火矣。或又謂補水者。欲其不食於母也。不食於母。則金氣還矣。豈知火克金。土不生金。金之虛已極。尚不能自給水。雖欲食之。何所食乎。若如此。則金虛不由於火之克。土之不生。而由於水之食耳。豈理也哉。縱水不食金。金亦未必能復常也。金不得平木一句。多一不字。所以瀉火補水者。正欲使金得平木也。不字當刪去。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虛指肺虛而言也。瀉火補水。使金得平木。正所謂能治其虛。不補土。不補金。乃瀉火補水。使金自平。此法之巧而妙者。苟不能曉此法。而不能治此虛。則不須問其他。必是無能之人矣。故曰。不能治其虛。何問其餘。若夫上文所

謂金木水火土更相平之義。不勞解而自明。茲故弗具也。夫越人亞聖也。論至於此。敢不歛衽。但恨說者之數蝕之。故辯。

○真邪離合

古有真邪離合云者。蓋聖人欲使其邪相離而勿合之謂也。若邪入於真。則真受其蠹。而不遂其純一之真。真之不遂。則其所謂真也。罹害有不可言者。真被乎邪。竊其柄而肆其橫逆之邪。邪之既橫。則其邪爲患。復可勝言哉。嗚呼。真邪之不可合耶。如此胡爲真。胡爲邪。真之爲言也。天理流行。付與萬物。萬物得以爲生者。皆真也。聖人保之。如持盈。邪之爲言也。天地間非四時五行之正氣。而差臻迭至者。皆邪也。聖人避之。猶矢石其防微杜漸之嚴。如是淵有旨哉。蓋真立。其邪遠。邪麗。則真淺。邪固可除。真元宜養。養真之道。無須異求。但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

暑濕禦之以時。復能實慈恕以愛人。虛中襟而應物。念慮必爲之防。舉止必爲之敬。如斯內外交養周備。則吾之生。不求生而生。無期壽而壽矣。不然攝養少或不嚴。則六邪乘隙。竟入諸疾。交生衆害並作。則吾生之真所與存者幾希。故聖人憂之。揆度權衡。機宜所在。示之以尅邪之方。使屏之如雪污。技刺而無遺者。以上古人有云。植德務滋。除惡務本。以此意也。然去邪之方。經所俱存。再拜遺詮。敬爲節錄。

○脫營

疏五過論云。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内生。名曰脫營。鎮陽有一士人。軀幹魁梧。而意氣雄豪。喜交遊。而有四方之志。年踰三旬。已入任。至五品。出入公朝。塞途。姬侍滿前。飲食起居。無不如意。不三年。以事罷去。心思鬱結。憂慮不已。以致飲食無味。精神



日減肌膚漸至瘦弱無如之何遂耽嗜於酒久而中滿始求醫  
醫不審得病之情輒以丸藥五粒溫水送之下二十餘行時值  
秋暑熱猶甚因而煩渴飲冷過多遂成腸鳴腹痛痢如魚腦  
以至困篤診其脉乍大乍小其証反覆悶亂兀兀欲吐嘆息不  
絕此病難治神屈故也以其貴之尊榮賤之屈辱心懷慕眷志  
結一雖不中邪病從内生血脉虛減名曰脫營經曰宗氣之  
道一為寶穀入於胃乃傳之脉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  
行一經隧終而復始常營無已一是為天地之紀故氣始從手太  
陰一注於陽明傳流而終於足厥陰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  
於是復注手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故日夜氣行五十營漏水  
下百刻凡一萬三千五百息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故五十  
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今病者始樂後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

形体毀阻。暴喜傷陽。暴怒傷陰。喜怒不能自節。神氣豈不傷乎。蓋心爲君主。神明出焉。肺爲相輔。制節由之。皆主行榮衛。主合與人欲。天理不明。則十二官相使。各失所司。使道閉塞而不通。是則經營之氣脫去。不能灌溉周身。百脉失其天度。形乃大憊。以此養生。則殃何疑之有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杏苑生春 四

作者=

页数=48

SS号=12764151

出版日期=